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七年盡
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解氏者春秋前驅解氏也伐

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杜云英氏楚

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

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

本稱英則稱氏者爲顯稱矣惟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

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爲伐之或復爲楚封與○注伐國至國

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卽爵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

同閩監毛本舍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

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則遣徵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

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

進之也按徐已取於婁林

示法故此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

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

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寔字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殺梁

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爾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爲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曷爲不言齊滅之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

注據齊師滅譚疏足據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

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疏殺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

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謙貶之科爲賢者諱爲賢者不隱有此惡爲善不終聖人惡而爲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

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其惡而爲之有遲避之文者以其有徇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遲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

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疏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

鳥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

○注絕其至其惡○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邵曰

謂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

始爲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

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則善善也樂

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爲說善善也樂

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

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爲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

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

意與諱滅項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

之義少差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

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

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爲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故君子
相倡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爲桓功

爲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
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

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

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

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

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

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也會

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爲之諱也漢

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

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
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
云閔臨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爲再
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前九年十年十三年

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
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
齊書入爲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爲其有尊周室
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爲辭也
○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
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
兼幣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篡而罪之按坐
滅卽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
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法不月
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吾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
之襄六年莒人滅鄆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
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
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
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覆滅人十一年冬
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設滅人是也夷狄滅微
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南夷故此不月亦
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
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
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
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

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賁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

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

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接弁寬之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

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旣非踰年

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

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

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疏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曹伯上傳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侵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

夏師救齊疏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雍巫寺人貂共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

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爲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簡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廩丘爲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廩丘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衛疏

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

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裔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

但與伐不與戰故不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疏校勘記云

得舉重是以兩舉之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疏唐石經原

刻作春秋伐者爲客而不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

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

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曷爲不使齊主之注據甲寅衛人及

短言之不經原刻誤

齊人戰疏見莊二十八年與襄公之征齊也疏穀梁傳言

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

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

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

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

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

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

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

不以楚及晉何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承戰爭舉兵

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
爲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
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
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
主爲定亂不得以伐喪爲責故爲與辭曷爲與襄公之征齊
注据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疏注据齊至征衛○卽莊二
以衛爲主也彼注云職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
伯業已興再會于鄆再會于幽猶不與爲主故据之桓公
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資者保伍

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疏校勘記出豎刀云釋文唐
石經作豎刀閹監毛本同

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
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
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湣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
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坐
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
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
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

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棉赴卒已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聖朝周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傳記亦有是語呂覽知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於戶而不葬管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注不爲至之道○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卽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帥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

本稱無善辭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十

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以時葬也齊世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十七里所當水南正義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二墳皆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盤數十傳珠襦玉匣綰絲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

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

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暨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
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
侯燬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
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
人者衛乘禮義剪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幡然視邢與
其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
在二十五年何爲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卽由此起
鮮則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嘗兵交此後
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
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
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爲宋敗卽與師救齊尙有
不畏疆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卽如其意與之所謂
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壅塞○狄救齊時設有與
辭則與宋襄義刺謬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
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卽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
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
一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
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爲其救齊可知
故省文曰事同義又何異劉氏巾何云狄救齊後未聞衛又

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緩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駁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

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

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蓋善意也月者錄

責之疏

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

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舊名以著叛天

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慙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宜申嚴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憚其詞重言褒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平非伯主又不在此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

地實邾婁說在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鄆子亦爲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鄆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蒼兮蒼兮南山朝隋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鄆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鄆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

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實邾婁也說
在下卽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是也

鄆子會盟于邾婁

疏按勘記出鄆子會于邾婁云唐石經宋本

言會盟何知無
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

注據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
圍許是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
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
傳執會盟問有二義一問鄆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
言會盟于諸侯謂

上曹南之諸侯也

後會也

注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

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爲邾婁事也不言君者

爲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

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

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設襄公使若微者也

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邾
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
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
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通義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
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邾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
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邾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盟也
非必爲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
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
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
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然又莊二十二
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曰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
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
之會爲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事也○下二
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邾子
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爲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注
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
及邾子遇于防使邾子來朝傳云邾子曷爲使平季姬來朝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魯
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卽
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
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
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
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穆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
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婦不欲爲婦於邾婁而使鄆子請
已爲適故季姬歸鄆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
本欲和解邾婁與鄆反爲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
用鄆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強邾婁必不
敢擅用鄆子於會問必邾婁以屬東夷等詞煽誘宋公因假
宋襄之命執用鄆子故云反爲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
欺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
君沒其公文也會問鄆本會誤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
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
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鄆
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注上盟至
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則時不能專
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
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
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卽戕鄆君不信之
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上

盟爲辨也。○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己明毛本明誤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卽是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

王篇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

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己重矣。故絕其

所用處也。曰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

而自責之。

疏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鄆子用之。傳曰：用

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社。注云：社者，血也。血塗祭爲社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社者，今本公羊作血，譌殺梁作血。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魯社也。曰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爲血。壞字也。殺梁作血。社山海經云：祈社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爲社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社。社音鈞。餌

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神蓋兼取腍臂故耳从
血用祈神聽故卿从申說文刀部刳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
凡刳珥小子職作珥祈肆師職作珥按鄭讀珥皆爲餌云
作刳餌爲正字刳餌者疊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餌
小子餌於社稷刳於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雜記云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
雞其餌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刳餌之事也許
云刳傷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
無餌字蓋許依經作珥雜記注曰餌謂將刳割牲以疊先抵
耳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珥社亦讀如餌字異義同珥蓋
餌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珥社亦讀如餌字異義同珥蓋
从神省耳又按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
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禮之禮珥當爲餌禮
餌者疊禮之事據雜記說成廟饗之云雍人舉羊是則釐用
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謂宮兆始成時宜與
費廟同士師職云凡刳珥則率犬牲或亦用犬也說文有餌
無珥餌故士師注云珥讀爲餌也叩者玉篇叩擊也禮學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論語憲問篇以杖
叩其脰史記秦始皇叩關而攻秦是也○注惡無道也○左
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
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明無道
也○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雖之社杜云雖水受

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撰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爲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卽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蓋作俑於此矣○注曰者至責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鄆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邾婁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接孔說非是邾婁欺宋必以東夷爲辭爲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後會宋襄亦何至慘而爲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既爲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爲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襲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

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疏

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

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深爲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構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刀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爲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爲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爲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爲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卽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歸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

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滅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

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據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

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

言晉人執不相
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

旦相率俱去朕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

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

疏

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

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

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穆公二十

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

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

梁內役民無己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

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

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

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

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

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

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

實爲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

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

云肉爛郝氏銘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

謂魚鳧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
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
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酒淫於色心昏耳
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
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也
使其自亡也○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
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
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
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
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
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
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
祀也后非眾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
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
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
所以惡梁三
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

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櫻門昔圍人

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櫻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
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入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

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入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馴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

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卽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郕子來朝疏

差繆略云郕穀梁本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郕子者何注

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

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

經取郕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郕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防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郕是也自

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前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

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鄆事在隱十年以何以不名注據

鄆穀名疏注據鄆穀名○卽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鄆侯吾

禮云諸侯失地名兄弟辭也注鄆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

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鄆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

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

曰管蔡邲霍魯衛毛助邲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注十

六國皆文王子也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

卽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

觀德云盛伯邠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

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其於庶姓也

五月之巴西宮災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

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

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傳又云內

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
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
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
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

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
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

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

○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又

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

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

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

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
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
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西其姪婦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何栗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爲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氏寶楠愈惡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卽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寢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義云謹按周禮日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

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含贈以見喪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禮樂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

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

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鄆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鄆本閏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宮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接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園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卽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旣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膝居西左膝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推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該輕以公宮概西宮可也不問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牽涉釁立妾母之事天卽示罰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卽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膝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讞曠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卽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縣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蘇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屨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

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

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

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滑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滑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

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眾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巢鳩居而滑爲烏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滑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太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緄氏達河南非衛所及攷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緄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卽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注

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疏

注狄稱至

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憂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

注

楚故也

疏

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

始封爲誰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

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蓋在春秋

後○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圖穀於苑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注

貶狄者爲犯中國諱

疏

諱○按諱字

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疏

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

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鹿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

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有鹿城鄉鄭元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濮水又東北

還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以爲在乘

也氏

夏大旱

疏

通義云上書旱者議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喜其有益也則凡書旱皆

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
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夏時
也

何以書記災也

注新作南門之所生

疏

注新作至所生○見上二十年漢書五行

志中之上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威既死諸侯從楚釐公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強楚航陽失眾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護與孟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宋地范注同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有孟亭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

疏

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

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孰執之楚子執之

注以下獻捷貶

疏

注以下獻捷貶○卽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是也曷爲不言楚子執之注據漢梁盟

下執苞子知罃子復出晉人也疏注據漢至人也○襄十六

下云晉人執苞子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爲重復

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

執無恥說在下也疏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沈氏

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

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

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

子者力將終傳之篇貶若亞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

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卽不與夷狄

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劫質求國事也故執伐並舉不專

舉執君爲重也○注不爲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

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

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

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

車執宋公以伐宋是守信見執故不爲恥也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稱使知楚子疏

○注據稱使知楚子○正以使者上命

下之詞故

貶曷爲貶注據齊侯獻戎捷不貶疏

○注據齊至不

知楚子○注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稱爵也其實彼書月卽以爲執宋公貶

刺齊桓威我此第據其稱侯不貶與楚人殊耳爲執宋公貶

疏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得志驕夸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曷爲爲

執宋公貶注據上已沒不與執中國疏○注據上至中國○注上執宋公沒去楚子

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注蓋鹿上之盟疏○注蓋鹿上

上鹿上之盟公子目夷諫曰疏○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

約霍之會也疏○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

父庶兄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

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

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設劫質諸

侯求其國當絕故貶

疏

通義云墜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注

詐讓至故貶

○釋文作誰讓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

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

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

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

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

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

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

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

殺之不得贖以貨實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

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

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偃降共執持惇責以實貨惇軍中震

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

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

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

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

太祖間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

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除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

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入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真有常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言矣絕而稱人繇其辭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國君而為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宋公即劫質類也通義云故貶楚人之譏以伸宋公之信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宋世家三十年

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是目夷襄公庶兄本有讓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校勘記云國之意故公云然

本同閔監毛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

所以堅宋公意絕疆楚之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

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即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國當是為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

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辛有不幸爾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

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

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

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

即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襲惠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

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

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故

之亦以致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

賢宋公釋平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

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

奔也疏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公于目夷復曰國爲

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

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

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疏

注凡出至錄也○山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鄭伯突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

衛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人有惡入者出入惡歸

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

年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諫文定元年

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諫爲復詞使若

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

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不尙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

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

八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又晉人執衛侯三

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哀七年公伐邾婁以邾子益來八年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自有解不

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爵書惡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

人之殊故被執亦不必皆坐罪也

伐宋曷爲不言捷乎宋注据戎捷也疏

注据戎捷也○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

捷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

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沒國文所以申善志

不月者因起其事疏

殺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與此不與夷狄執中國義同

梁無善宋襄之意故不以爲襄諱○注襄公至善志○通義

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

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

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

亡國是以爲諱之此園辭也曷爲不言其園注據上言守國

去其月以起其賢

知園也疏通義云據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

者是也園辭也○注據上至園也○即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

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園字唯有守不知上一園

字以其有皆作園字者誤爲公子目夷諱也注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

園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園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

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疏注目夷至賢也○設權者即上

固臣之國也救君者即上傳宋公釋平執是也楚釋宋公後

不見有園楚文故知解園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爲

目夷詩春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

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

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

曰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己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驍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驍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之心惴惴忱忱要殊武安倖敗之意終鮮慶鄭懷諫之懟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若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按注言諱圍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書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

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

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譏稱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

殊諸侯也

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家傳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韓下云臣瓚曰

湯所都一統志簿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閭氏若璩

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

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

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

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

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爲之耕乎亳今

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

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

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

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卽本之臣瓚者劉

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

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與葛鄰

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

丘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汴水東遷大蒙城北四十里

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

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

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

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陽薄縣不言是亳可

見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爲三其說蒙穀熟

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

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
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
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
分爲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阜等地大
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
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
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
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澤湯止于亳則此爲湯所游
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
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
置蒙穀熟與薄並改稱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沛陰故
臣瓚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亳縣者也亦
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
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
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也安得
有三按薄與亳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亳與薄是也杜氏於
此無注○注言諸至侯也○卽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總
言諸侯故得起其爲上會諸侯也○注不序至宋公○舊疏
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卽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
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
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爲此

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卽就彼諸侯而爲傳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據執滕子不言釋疏注

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

公與議爾也注善信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

者諸侯亦有力也疏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說贊成之也

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爲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爲生公與議此也○注善信至力也○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信公能會諸侯與爲和議故並善

之焉穀梁傳以爲不言楚不與楚專歸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爲非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中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德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曰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終

子汝葛樹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信二十二年
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

疏校勘記云須朐唐石經諸

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朐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句者

省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朐與公羊同師古曰須朐邾

邑胸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宛句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

傳爲宛句令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

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

城臨濟水故須朐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

地埋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

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馬氏宗疑左傳

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

公羊義疏三十四

主篇郭胡經切鄭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於升野按魯鄉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野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益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

僧一行合朔議曰僖公二十二年十

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襄公二十二年北里許有泓水卽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卽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疏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平師也卽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虛言也卽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日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

敗也以詐爲道
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注

據奚之戰不言朔

疏注據奚至言朔○卽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

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

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日也

繁多也殺省也止得正道尤美

疏

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

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何正爾

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

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注

泓水名水北曰陽疏

人濟泓而來注

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注迨

及疏

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

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麋信云子反

當爲子夷卽子魚也○注迨及○爾雅釋言文

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

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

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編弱

疏注我雖至弱弱○

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

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弔犯曰喪人無實大

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實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大曰

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

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大

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

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何異正以上年霄盟後爲楚所敗召

執國圖幾乎亡覆此衰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

聞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

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寡人不忍

餘字本無所謂增減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

行也疏左傳公既濟水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

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

疏左傳曰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旣出旌

旗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注列陳○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填已陳然鼓之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穀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夷例斥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所以賤楚而尊宋

忘大禮有君而無臣

注

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

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

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醕粹而守其

禮所以敗也

疏

繁露命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

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

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秦

族訓云祖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貳人此春秋之教文

公羊義疏三十四

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
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爲說○
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誅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
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
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
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
戰勅敵之人愷而不列天贊我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乎
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乎二
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爲金鼓以聲氣也利
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用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
穀梁曰日事遇朔日朔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
卓犖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爲有卓犖平居無
賢臣爲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遇百步從緩不遇
三舍明其禮也不窮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遇百步從緩不遇
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於楚始爲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之以仁雖功烈不及伯
之爲其所嚮慕則王者之用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
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抑宋之義貴信而賤詐人而勝
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仲齊而抑宋之義貴信而賤詐人而勝
文王之所以爲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人而勝

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
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
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
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
之化由羣賢之輔聞主之亂由眾惡之黨是以爲雖文王之
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蘧無道夫豈其喪以爲雖文王之
戰亦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

不以水厄人也

疏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九年

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
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
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鄭云襄公大
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及交鄰國定遠疆也
此是議師敗也公羊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及交鄰國定遠疆也
者是也劉氏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
經意也何氏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
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
命宜其爲禽也膏肓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拘於
小仁忘在軍之禮議之義合於識劉氏逢祿評之曰狂狡欲生致鄭
義安可從也卽謂攻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
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

前禽邑人不誅此主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隘不傷二毛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迫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典也周之正朔改自文王周之兵典亦朔自文王故詩頌維清奏象舞曰維清繼熙文王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期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以曹殺大夫之不死曹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桓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之襄公以不教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爲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其行師也則必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郊之戰還師而佚晉寇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險阨旣敗之寇而襄公不以險阨遂師之寇其心尤爲磊落光明矣責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爲舟師伐吳始

有水
戰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疏穀梁緡作閔緡閔同音段借

下師古曰春秋傳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是杜

云緡宋邑昌平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古緡國昭
四年左傳曰擻舉曰樂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即此今在山東
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
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
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地也一統志東緡故
城在兗州府金鄉
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注疾病也重故喻若重故

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雖然

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

仁也

疏注疾病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

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俞氏撻
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
字通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周論語子罕篇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周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北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解詁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爲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

世家作
慈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

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

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

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

疏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鳩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

詰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爲諱肯
殞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盟曹南二十一年會審見執楚獻
捷戰泓無不爲宋襄諱無非爲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
於其卒焉盈諱之故爲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
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
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責偏戰而惡詐戰宋襄
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
惡之也公羊以爲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殞出舍所以美其有
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
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
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
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
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
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向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
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
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鄭說所謂襄公大
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
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葬也
不觀敵爲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
義也論語里仁爲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

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子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襄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朝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注

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

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

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

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曰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疏注卒

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賊之是存王

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為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

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

稱伯○舊疏云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

至死位○即上十四年傳云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

脅之責其不能死位也書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為徐莒國

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

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為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

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

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十七年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

爵雖為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為新周故曰不明然

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所黜已降稱伯故以此止可以一

等貶之也繁露三代改制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

玉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明與諸小國殊

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為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

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

公羊義疏三十四

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
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
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
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
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
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放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
客重先王也以其尙公也罪惡足以絕卽絕更立其次周公
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其王者之祀所謂有誅無絕
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
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
政等魯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絕之誅責不絕去其爵
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注不名至
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
問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曰不卒葬
所傳問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書曰子杞夷
也彼疏引齊肅難之云杞子卒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
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爵言之左氏唯
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於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
就取其說焉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爲大國也春秋
國貶之小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主出居于鄭

疏水經注河水瀛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類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鄧館是

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爲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汜水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注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

疏漢書終

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故据以難○注据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

疏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如也

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類之意

猶周官言安履爾能與而古字通彖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
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速能通師古曰能
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
能厥家人傳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君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君
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
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迺
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至出也○周本
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釁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
出奔鄭鄭居王下汜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
還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
未可全以爲罪公羊謂不能乎母當別有謂霍光傳五辟之
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
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嚴助傳助上書稱天王出居于鄭由
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占經引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
字入北斗御覽引作彗入斗亡其度新語無爲云周襄王不
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臨鐵論孝養云周襄王
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嘗也然而彼不孝之名以
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不能事其母
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其母
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華云出天子不爲不尊上穀梁傳
天子無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

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聖人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虐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劉氏達祿解詁箋云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貴戚之卿得易位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不懿服堯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注猶曰是王也

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

養者與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

疏

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魯

與母不相得者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愛弟即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慎言云魯子之言舉天子以徵諸侯也人君之貴慰母之愛有所溺而憤憤以出然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諸母之懷而殺之不孝更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

注

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眾身死子

見寡逐故略之猶辭伯定也

疏

寡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

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寡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盜

國同爲莊六年已書入故爲篡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篡君本臣子所得其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篡逐也失眾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爲義辭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求至三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爲後致爲晉文篡逐同辭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起氏慎言云正月

日按宜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覽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据楚子滅蕭不名疏注据楚至不名○宣

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陳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絕曷爲絕之注据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略之與絕曷爲絕之注

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疏注絕先至之也○

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

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

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日

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允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爲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

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陳彼雖自爲同

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

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

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

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

滅同姓名自謂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

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

萊楚滅陳爲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

憂故爲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肇於晉連滅

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

注蕩氏宋世大夫

疏

注蕩氏至大夫○孔

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其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則當字蕩也

言來逆婦何注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

也

注据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

疏云弟子本意援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爲殺

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

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乎

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卽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

來無事而來也是也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

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

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

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

三日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

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

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公娶齊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還魯田又
下三十一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
皆指兄弟爲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總麻以尊
兄弟無遠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總麻以尊
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王風
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袵元
注兄弟主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
之下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
弟如邦人注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
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降一
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喪
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問遠兄弟之喪奔喪問遠兄弟之喪
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
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
者既夕禮兄弟歸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喪服記夫之所
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有服親者喪服記夫之所
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
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
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
云二十年邵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邵魯之
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邵魯之
邵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與

矣今按隱年紀履綸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
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
兄弟辭也與部盛一律不得言來逆婦為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
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俞氏專以兄弟屬
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
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
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
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
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
知非無事來也○注主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
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
經禮也母為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
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
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
可與適權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
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
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
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即議娶
母黨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

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

疏

注据宋至山名

宋三世

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注

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

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

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

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未

故正其本

疏

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

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刑于

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

於宋麇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

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孫也曹殺

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累者甚多隱

去卽位爲見讓莊去卽位爲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子劉

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

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

稱名氏乎

注

三世至曰也

○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

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
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
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內娶國中爲下漁色昏
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
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
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
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
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
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
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
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
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
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
之文必有非常之議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議其
妄生訾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御宛甯
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葉也若去之則無所莊蔭葛藟猶能莖其本根故君子以爲
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
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

故於此正其本
鄂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水

經注頓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澗水從西來流注之澗水

於樂嘉縣入頓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

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應

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汝南郡南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

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

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以爲即陳納之當舉

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爲楚也穀梁見經

云蓋陳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

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

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

難通故爲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

左而又增一使字
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
據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疏注據楚至侵宋

鄭人侵陳遂

兩之也注
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

侵宋是也

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

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

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閭監毛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據左傳爲令尹子玉是爲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闕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爾道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闕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闕陳自圍陳納頓子自納頓子既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其言入何箋辭也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往去葬與盜國同明失眾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

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鄭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臣○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擊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擊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擊於楚人矣擊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擊乎祭仲也注擊猶提擊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擊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爲君見擊于臣與此異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下若接當是或見國名下若糾及劇噴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若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和斐于益同例糾噴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于衛捷蒍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

衛文公注

不月者滅同姓故尊臣子恩也疏

注不月至恩也○桓十三年三

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爲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

者尊敬婿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

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

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廿云善其成父之

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

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

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

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于葬與未

葬也解誤○仕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襲來逆叔姬

傅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婿也爾雅釋親云女子

子之夫爲婿說文士部婿女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婿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

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注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婿爲外姻故客

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婿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

婿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注

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

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此則未踰年

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洮爲內地本不致

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然則彼爲不能服叛爲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則貶大夫曰甯遽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敢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遽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遽盟于向疏左氏邀作速按速邀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石邀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速說文是部速疾也邀猶文从敕是邀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稱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邀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麻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迫齊師至雋弗及疏

左氏作鄆公穀作雋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雋說文邑部鄆東海之邑从邑雋

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大事表云在今秦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鄆齊之附庸紀季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鄆人于齊注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嚮下聚在秦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爲公羊左氏或作鄆釋文嚮戶圭反又似充反盧氏文紹云本或作嚮故有似充一音

其言至嚮弗及何注据公追戎于齊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

及疏

注据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侈猶大

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

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

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

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

追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

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

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鄂本強作彊○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迥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哈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卽通作弗辭季宣書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亞夫亞字本卽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尙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問矣接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曰侈○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戍于濟西傳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鄒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

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
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
鄆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
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解
名之慎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
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
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
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
孫宿師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
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
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
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
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
不貴重民也故與至衛同文蓋此爲可追而不追彼爲不可
進而不得皆爲重民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疏大戴禮保傳篇
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

疏

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陶監毛本同誤也

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即位而
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
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肯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
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
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爲卑辭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
謂行句也行句卽求意故爲卑辭公子遂左傳校勘記引惠
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
是曷爲以外內同若辭**注**据春秋尊魯**疏**成十六年書晉侯
七年晉侯使荀息來乞師此爲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
○**注**据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
如齊莅盟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
之屬皆是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
疏**注**反戰不正勝故深責服人者也曷爲重師**注**据泓之戰
不重師**疏****注**据泓至重師○見上三十二年彼傳云宋公與
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
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

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出不正反戰
師大敗宋公守占敗師春秋大之故据以難師出不正反戰
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常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

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

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

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技穀

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

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

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楚典以問月定四時史記

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

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

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

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

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

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

○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梁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
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
民於死地以其假借之役乎鹽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

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嚴而不揚
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
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
十三年春晉侯使
卻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

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

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左氏穀梁陳作蕢蕢隗同部段借

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

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即蕢歸鄉蓋蕢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

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蕢爲楚附庸後王命爲蕢子春秋

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

蕢城南跨踞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

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蕢徙也春秋

楚子玉滅蕢服虔曰在巫之陽移歸鄉矣杜云蕢楚同姓

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案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

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蕢子城爲楚所分之

蕢國熊摯之仁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

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蕢子國尙
書中候伯禹誦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蕢
方輿紀要云蕢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蕢○注
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
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
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
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
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
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以歸與被獲同爲責不
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以歸與被獲同爲責不
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
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誅無絕
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絕不誅之類一誅有絕絕之誅似
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一誅無絕
孫但有誅責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
爲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蔡侯
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
歸傳蔡侯獻舞何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
絕今此云不名爲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
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不
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春秋之義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
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

襄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

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

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穀梁緡作

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

師也注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

以責楚○注時以至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

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

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

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注釋人至稱師

○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閻監毛本誤也鄂本閻作得當據

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

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

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

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易
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
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
年傳云將卑師取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
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
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
不得者以楚自道
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

文疏

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

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
行宋意也故此以爲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
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
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眾人之所
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
如楚乞師此故
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據伐邾婁取費不致疏
注據伐至不致○見

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據以難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謂雖取穀有危不義述聞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據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爲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注據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彊齊侯昭卒見下二疏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

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
亦存心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
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
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
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
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
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
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
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
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
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
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
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
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